

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过好几年的努力，研制成半导体激光调频光纤传感测量仪，获授权我国技术发明专利并转让日本，还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王大珩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与他人共同提出“863计划”，这是科学思维也是战略眼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进展。王老学识广博但平易近人，工作严谨而生活简朴，到他家拜访汇报工作时，我看到家具都是老旧的很是感动。王老还曾跟我说，他到许多实验室看到仪器多是外国的，犹如仪器“万国展”，感到很痛心，殷切希望尽快发展我国的仪器。我和王老接触时间并不很长，但每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深受启发，现在言犹在耳，决心做开创新中国光学事业的“追光者”。2021年4月我收到中国激光杂志社来函，告知了我参与执笔的论文《中国光纤传感40年》，在《光学学

报》创刊40周年之际被评选为6篇“高被引论文”之一。我想以此告慰王大珩先生在天之灵。

我回忆起在精密仪器系的岁岁月月，难以忘记为了精仪系的建设和发展曾付出心血与努力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有缘精仪系，感恩精仪系，和精仪系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因为精仪系给予我家的感觉。精仪系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创业，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和极大的潜力，将是大有作为的。我希望，精仪系不忘初衷，坚持始终，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综合性、研究型的特点，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育人质量。我衷心祝愿，精密仪器系精益求精、再接再厉，随同清华大学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一定会取得新的发展和更大的成绩！

2021年8月

# 我和《清华校友通讯》的四十年

○郑文会（1959届土木）

看到《清华校友通讯》复84期之后，才猛然想起，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清华校友通讯》的复刊号已经走过了40年的道路。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分，这40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想起看到第一期的时候，我们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噩梦中醒过来。毕业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我们和学校都断了联系，变得生疏起来。是《清华校友通讯》把我们又拉回学校，让我们重新回到了清华园，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在清

华度过的五年半的青春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和《清华校友通讯》走得越来越近，我们和学校也越来越近。它就是我们广大校友的精神家园，是我们了解学校的窗口，是校友们交流的平台，所以每一期我都认真看。我为学校的发展与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杰出校友的事迹感到骄傲与自豪，为一些遭遇过不公平待遇的校友感到同情，有些文章会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会从中找到奋斗的目标、前进的动力、学习的榜样，它成了我亲密的朋友。

40年过去了，我搬了无数次家。每次搬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清理东西，而被清理掉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的书籍，包括文艺书、小说、专业书、外文书等。而唯独《清华校友通讯》从复刊号到现在的84期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来，而且一直跟着我从偏僻的远安到了孝感，又从孝感到了武汉。现在它们正静静地摆在我的书架上，成了这有些简陋的书房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和《清华校友通讯》40年的交往，首先要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给9班大一开学时的团支部书记金丽华同学。在她的帮助下，我幸运地拿到了复刊号和后来的复2期、复3期、复4期……正是在她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开始给《校友通讯》写稿件。

1991年清华80周年校庆之际，我写了一篇《母校育我恩情在》的文章刊登在复23期上。从那之后，我班毕业40周年、50周年聚会，以及2001年的全班同学杭州大聚会并畅游杭州、绍兴、宁波、普陀山和2004年部分同学畅游南京、苏州、无锡等地的活动，她都鼓励我写了报道。有时与她合写，也有与张崇岱同学合写。后来有的同学不幸去世，也是在她帮助下，我为邱榕处、赵永铭、邬象牟等同学写了悼念文章。使我和《校友通讯》之间的关系又从刊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进展到既是读者偶尔也是作者之间的关系。

也是通过金丽华同学的热心帮助，我认识了不少《校友通讯》的编辑老师和工作人员。我最早认识的是老主编钱锡康学长，他是给8的，比我高一年，给我不少帮助。还有徐友春老师等，我都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更得到了他们不少的帮助。



郑文会长与珍藏的《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后全部刊物

近年来，也是在金丽华同学的帮助下，我又和黄文辉、解红岩两位副主编认识了，并且和她们建立了微信的联系。这样一来我麻烦她们的事情就更多了。小到稿件方面的一些文字问题，大到委托她们办一些编辑工作以外的事，她们都热心及时地帮忙办理，真使我感动。如2018年，我有一位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友，也是清华的校友姜蔼如同学，她父亲姜书麟老学长是清华经济系1932年毕业的，已去世多年。老先生在世时很少谈及自己在清华学习时的情况。在姜同学的心目中，她的父亲可能就是一位不问政治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一次在闲谈中谈到这类事情，我表示可以向学校了解一下。于是向两位副主编请求帮助。

不久，解红岩老师就给我答复了，并且发来了几张照片。其中有姜老先生的学籍卡和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学校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人员合影，还有一张是校级足球队队员合影。在第一张照片中，标明她的父亲是负责纠察工作的。这张照片中还有不少名人，其中就有王岐山同志的父亲王德政。而另一张照片上还有著名的抗日空军英雄沈崇海。这两张照片完全颠覆

了他们子女对父亲的想象，说明他们的父亲不仅关心而且是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是一个爱国青年，同时又是一个驰骋绿茵场的足球健将。姜同学和她的家人都感到十分欣慰，并对两位副主编，特别是解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后来姜同学又提出想了解她的叔叔姜书阁在学校的情况。她叔叔也是1932年清华毕业的，学的是法律。解老师很快给了我回复，发来了姜书阁老学长在学校时的学籍卡，并且转来了他的资料。姜同学全家更是感到十分惊喜，圆了多年想要了解叔叔在校经历之梦。

前几年，我想起一位老同学卢仁。我们多年失去联系，只听说他在北京林业大学工作。此事我也求助解老师，请她帮我打听一下。很快就有了回音，这才知道老同学已去世多年。当时，由于疫情期间不便去学校了解情况，解老师告诉了我一个联系电话，使我能更多地了解我这位老同学晚年的一些事。最近，我老伴的一位好友孙昆夏女士，她的父亲孙永明是西南联大1944年电机系毕业的，后来响应学校号召抗日参军，到孙立人部队做翻译工作，为抗战作出贡献。解放后在沈阳电力系统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孙女士也因此受到连累，连高中也不让上，只能上了中专。如今，父亲已被平反，孙女士一家生活平静，老母亲年过百岁，仍然健在。她和家人想了解一下父亲在学校学习和参军的情况。此事我又麻烦了解老师。

很快，解老师从学校档案馆获得了孙永明老学长两张学籍卡和解放前补办毕业证的相关资料。孙永明老学长一生坎坷，对自己的过去一向守口如瓶，家人对此一无所知。解老师将这三份档案文件复印件快递给了孙昆夏女士，还鼓励她写一篇怀

念父亲的文章。这些资料给了孙女士和年迈的母亲以极大的精神慰藉，他们对清华的校友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实我也很矛盾，知道这样会给他们增加不少额外负担，真的很抱歉。可是我又知道，作为《校友通讯》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做好这件事。因为通过这么多年的交往，我已经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和对校友的关心。我想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刊物的编者和读者或者作者的关系，而是超过年龄和职业界限的朋友关系，更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称呼：清华校友。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想起他们，想给他们送去一声发自内心的问候和祝福。可是一想他们联系的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给他们发去祝福，出于礼貌他们要回复，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祝福他们工作顺利，事业有成。

看着一大排《校友通讯》从1980年的复刊第一期到40年后的复84期，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好像一队雄赳赳的战士。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想，清华大学的历史，也是由清华的校友们创造的。这40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不也正是清华大学40年的编年史吗？它内容丰富、真实、深刻、感人，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我们在这里说真话，说心里话，说真事，说家里的事，也说国家的事和世界的事。正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展现的正是我们清华人的家国情怀。40年已经过去了，在我们迎接新的40年的时候，祝愿《清华校友通讯》越办越好，和广大的校友一起共同谱写清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2021年4月